研究生开学第一天，齐思钧在笔记本扉页上写：我希望我此后三年，无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站在老师身边。

逢敌

蒲熠星／齐思钧

后排两个女生小小声谈笑：老师的眼睛长得像实验动物。齐思钧偏了偏头，瞥见她们身侧提袋里一小截课本封面：兽医病理生理学。他们小白助教代一星期课，讲完了刑法总论第七章，招惹来无数经济社会历史哲学旁听生，终于连校区远在城市另一端的动物科技学院都惊动了。其实远不消看这一眼，他想。这堂课的学生没人会管白敬亭喊老师。

他们真正的刑法学老师已经旷工一周了。这倒不是凶杀案的预兆。人人知道撒老师有场要紧的仗要打——一桩故意杀人案近日进入重审程序；原被告立决于新世纪前夜，其母为平冤昭雪奔走了二十年。此案真凶两年前因另一起抢劫案落网，供述过程中透露了真相，撒贝宁从复查起接任申诉人代理，因此格外责任重大。齐思钧一向是这件事的积极传颂者。但除了捷报，他此刻还有别的东西要等。

必修课座位按学号坐人。从齐思钧这里数过去，左手边第三列第十四个，蒲熠星的位子，也已经空了整整一周了。

齐思钧恨蒲熠星，其始末无从清算，归因只会是一个。刑法课上表现亮眼的学生将被登记在册，每逢撒老师有案出台，其中一人能获得全程跟随实习的殊荣。这不仅代表碾压教科书理论的实战体验，还意味着在此期间和撒老师同心同力，在事务所同吃同住，为同一位委托人奔波取调，为推翻同一个提审证据翻烂卷宗……这是齐思钧梦寐以求的任务，而自他们这届入学以来，这个名额不曾被蒲熠星以外的人撷摘过。负责掌管名单生杀大权的白助教没有透露具体的结算机制。年级内有了谣言，说白助教和底下直系本科的学生来去不清，蒲熠星握住了他的把柄；更直截了当的说法：那个学生就是蒲熠星本人。齐思钧不做这种俗滥的文章，但另一件事实无从辩驳——蒲熠星和白助教是同一所本科院校出身。齐思钧原先学校差，况且不念法学，跨专业研生坐在这间教室里面，或多或少受人轻蔑。他嫉妒蒲熠星在课上出风头，说一个天方夜谭的辩护方案，全班都为此笑出声音；撒老师同样忍着笑请他坐下，目光总比对别人多回护一点。当然，也比对他温柔一点。

齐思钧向来不惮于承认，他是为了做撒老师的学生才走偏了既定的人生轨道，一路厉兵秣马杀至今日的。如果说这还是他和蒲熠星结怨的一个方面，那两个月前他被蒲熠星威逼利诱、沦为对方股掌间玩物这种桥段，就足够跟人结仇了。那天蒲熠星碰掉了他的本子。捡起来还给他的时候，第一页的羞耻宣言早被一字不漏地看光了。齐思钧至今还记得他那个嘴脸，一半古怪一半嘲讽，隐约带点势在必得的笑容。

他只问齐思钧一句话：“你真的什么事都会做吗？”

齐思钧赶在下课铃打响前一秒往讲台上冲，他要拦住白助教，问下次的随堂测会是他还是撒老师出题的事。赶到教室门口看见一个人。要不是这人开口喊了声白哥，齐思钧险些没认出他来。显然瘦了，眼皮肿了点，胡子没刮，上周齐思钧裸身披过的那件黑外套，他今天还穿着。蒲熠星将手里文件袋递出去，说撒老师让我转交；视线朝白敬亭肩膀后头落。齐思钧猛把脑袋一低，转身要往后门方向溜，没两步，袖口被拽住了。“你追过来干什么？”

齐思钧抽冷子似地甩一下，甩掉了，“你放开我。”拉拉扯扯的，这么多人看着。“我有事情问助教。”只不过答案现在有了。

“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想得美。我只想知道撒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蒲熠星拣身后一位置坐下，为下课的同学让出过道。他仰头看齐思钧，表情居然有点委屈。“你就不想我？”

有个路过的女孩噗嗤一声笑了。齐思钧脸涨得通红，手又被蒲熠星拉过去捏住。蒲熠星皮肤白，手指头森森的，什么绕指柔的动作做出来都渗着危情。他沿着齐思钧的指甲盖往上摸，数第一第二第三颗骨节，指腹推过青粼粼的经脉，松松握在腕子上，那里有块凸起的山丘，是这人固执的核。齐思钧被他摸得鸡皮疙瘩此起彼伏，随时准备落跑，但蒲熠星漫不经心地补了句：明天小测后，白哥那儿的名字就要交了。

言下之意是你好好说。

齐思钧回握他的手，咬牙切齿、含情脉脉：“我想你了。”

蒲熠星将他拉进怀里，教室人走楼空，确认这一点齐思钧才放胆跨上去，裤子剪裁紧，臀型绷起两弯肉弧，卡在蒲熠星大腿中央。下颏被迎上来的两条手指掐疼，他躲了一阵，蒲熠星凑近警告他不好再扭了，终于乖乖不动。直到舌头被顶了几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多渴望接吻，小一岁的男人正非常认真地亲着他，甚至阖稳了眼睑，齐思钧能从硌痛他鼻梁的镜片后面数清蒲熠星的睫羽，削薄的双眼皮之间藏了一粒很小的痣。他在对内心滚滚翻涌的柔情蓦然惊愕的同时，短暂地爱了蒲熠星一小下，然而很快清醒了：有只手正在拨开他衬衫下摆，企图钻进更里头。

齐思钧冷静地按住蒲熠星的裤裆，以一种有多色情就有多险恶的力道，“下节还有法理课。”

蒲熠星摘掉碰歪了的眼镜，大概是叹了口气。“那你走吧。”

齐思钧先从他身上下来，看了他一眼，好像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被放过了似的；整好衣服和书，又看了一眼。蒲熠星趴在桌上，脸朝下，识不破什么情绪，后脑勺有一撮桀骜的头毛，齐思钧伸手想给它抚平，结果一离开又弹起来。三番两次，蒲熠星被他逗乐了：你搞什么？

“你不去啊？才刚回来，又翘课吗？”

蒲熠星嗯了一声。齐思钧等着，以为他还有下文。他们被关在巨大的琥珀里，两个小小的，互相卡眼、匀速转动的齿轮，其中一只慢吞吞地停住了。手表指针发出干燥的声响，像时间线性移动的路标。齐思钧等待着，同样不会动了。蒲熠星的呼吸渐渐拉得很长。原来是睡着了。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当蒲熠星声称，我可以帮你。

他被约到校外一所天台违建的公寓去，一楼窗口贴个皇榜：日租两百，长租面议。房间门没锁，齐思钧看见蒲熠星盘腿坐床上，电视机插着XBox，打战地4。他驾轻就熟了，于这里，无论躲着玩违禁游戏，还是对同学干点违禁事体。他给齐思钧的开价很轻巧：下次白助教会写你的名字。似乎笃定他一定因此伏低，不必再立冗余的誓言。战场声效轰隆隆的，齐思钧等他，只是等着，挨着床缘，几乎只有腰椎沾到实处，所以称不上坐。蒲熠星偶尔从屏幕上分少许神，眼光从他上下扫过，不太像用了力，是一柄柔软的刷。齐思钧被他看毛，明面上手指蜷住，其实到脚尖都是紧的，声带因空洞的拉扯而滚烫。他开口说话：你不做什么我就走了。

蒲熠星嘴唇动了一下，荧屏光照映他苍白脸孔，有种奇异的艳丽牵涉其中。他终于把枪放下了，歪过头望齐思钧。“我有说过会对你做什么吗？”

齐思钧后知后觉地体悟到冒犯，但很快搞明白了。他深呼吸一回，解开了衬衫前三粒领扣，没有做完，换去对付两颗袖扣，中途又想起来褪掉腕表——全身最贵的一样，仿佛摘掉这个他就能更平心静气地轻贱一点。这场仓促的即兴演出显然取悦了蒲熠星，他愿意看清楚，于是将身子正过来。齐思钧没把上身脱干净，里面是件工字背心，黑色的，胸口被微微撑挺，着了寒，有乳尖的形状凸起来。他腰线不算美，自己知道，和女孩做爱也藏；落在蒲熠星眼里，简直算谄媚了。下半场从皮带弹舌那一响揭幕，比上面令人犹豫一些，他侧了侧身，想遮挡关键部位，却彻底暴露他宛如从裤筒里长出来的、软的丰盈的大腿，像会在指缝间凝融化脂，掐上去烙得出伤痕。男装给他穿折损了，臀峰到腿根那段陡折的弯道，谁忍心它被一条松垮的裤子拉成乏味的钝角。他越脱越慌，为看的人对他无动于衷，心凉了一半：就这么多了，到底没有更好的；要是蒲熠星看不上他，或者开口说误会一场，让他再把衣服都穿好离开，那齐思钧宁可一头撞死在这床上。他想着这码事，免不得犯错，本来要从裤腿间踩出来的，不留神绊了一跤，手臂下意识往可以求救的方向扶，竟真的被捉住了，整个人像给打捞上来，把拉他的人都带得仰倒过去。齐思钧垂下眼，紧紧扯住床单，身子底下抵住的某一块异样发烫。蒲熠星没给他机会临阵脱逃，手扣着后颈子往下压，咬住他尚且懵然的嘴唇，舌尖轻轻一撬。他太天真了。蒲熠星单单依仗目光来消化他，是不足以填满胃口的。

他们理应当说清些什么，比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你，再比如为什么偏偏是我。但齐思钧在蒲熠星掌握之中，双腿被打开，一根凶器反反复复从体内进出，那个他完全没想过可能塞进去的部位，他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却惨败于做处子的剧痛。仿佛蒲熠星插的其实是他的脑袋，太阳穴处开了个洞，连着一条水泵，他一下一下被抽空。蒲熠星明显顾不上他的死活，避孕套尺寸小了，抑或他没料到齐思钧能让他兴奋到这个地步；区区一个齐思钧。他用力掐了一把对方的腰，吐着气把自己抽出来，摘掉了那只倒霉的套。齐思钧刚刚喘匀半秒，又被捏着胯骨捅了进去，尖叫卡在嗓子眼，归于短促的一声甜吟。完蛋了，他被男人操爽了。他牵起被单死死捂住嘴。但蒲熠星听见了，并很有可能笑了，把那只手拉到下面，允许齐思钧握拢他因为痛而有点萎靡的阴茎。他亲着齐思钧的脖子，锁骨，到锁骨上方，一小条异军突起的经络，说我温柔点，你再叫几声。齐思钧不争气地张了张嘴，可声音没出来。蒲熠星骗了他。这根本很凶。他一边被肏，一边不得不扒住面前的肩膀，脸埋在人肩窝里，不停喊疼。没喊几下，他觉得嘴巴好咸，还想蒲熠星出汗了，一摸脸，才发现是自己被操哭了。

他哭哭啼啼地抱着蒲熠星，用尽力气说了一句：“我绝对会告你的！”他天真到以为这是第一也是最后一次。

中午齐思钧和几个其他院的在食堂吃饭。蒲熠星歇了一觉，那个让齐思钧熟悉而痛恨的人格又健全起来，稳定、持续、不间断地发来骚扰消息，次数之频繁、内容之不堪，迫使齐思钧刷起×乎：如何对不熟却每天给你发裸照的男人一语致死。他不能拉黑蒲熠星，他不是受害者；按周峻纬的话讲，他俩充其量算合奸。眼下说这话的周峻纬在他手边搅一碗牛肉拌饭，把一锅韩式辣酱搅出了分尸碎骨的气势。齐思钧手机放在桌面上，一直震，他划开瞄了眼：你想不想我吻你，吻眼睛到鼻子到嘴，舌头滑过你的喉结和锁骨和胸口，隔着裤子把你舔湿……他面不改色地把屏锁上。现在互联网审查漏洞这么大的吗？

周峻纬停止了搅拌，开始吃一根豆芽。他朝齐思钧努努嘴，“又是你那变态男友？”

手机又震，齐思钧划开看：像图书馆那次一样，你没穿内裤，自己在宿舍做润滑，走到我面前时满腿都是水，我在两排书架之间操你，对面但凡有人抽本书，透过那个缝隙就能看见你爽到崩溃的样子……他再次面不改色地把屏锁上。“蒲熠星不是我男友，大家一场买卖。”

周峻纬说，哦。不大在乎的。从前他听说齐思钧爱他的老师，惊讶也只限于眉间到眼尾那短促一折转，长得这么好看，皱眉都是飞鸿踏雪爪痕施然。他们临床心理那套早不兴弗洛伊德。郭文韬在齐思钧对面，一门心思剔盘里一条小黄鱼的肉，每根刺都拿嘴唇细细抿过，终于舍得抬起头来：“有多变态？”连八卦都正直得像求贤若渴。

齐思钧说，吃你的鱼。

郭文韬是西北人，古羌后裔，老家缺水，一辈子还没看过海。爱吃鱼是一种阴阳五行维度上的偿还。他很听齐思钧话，埋头开始清理一块骨，并从人性常理、社会常识以及社交舒适等多方面整合了一下思路，再度仰脸发言：“他逼你吃精液？”

周峻纬刚咽下一口米，这是他减脂二十一天以来第一口碳水，他拼死没有喷出来。齐思钧面前还摆了碗藕粉，是他的精致小甜点，正餐之后吃，白白的，黏黏的；此时此刻他想把它倒了。下地狱去！指丢进垃圾桶。

郭文韬笑了笑，可能因为周峻纬鼓着嘴的样子很可爱。他笑的时候会让人错觉他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子。但他就是长了这么张脸而已。“精液没什么的，主要成分只有水，糖，脂肪和蛋白质。”好心没说一句和米饭差不多。他想周峻纬还在吃饭呢。

周峻纬这一阵缓过来了，放下筷子，和郭文韬对着笑，酒窝溏心的，一个春风一个化雨。“那你吃不吃呢？”

郭文韬挺高兴，“我可以试试。”

齐思钧端起餐盘说，我走了，你们慢慢吃。

他看到蒲熠星最新一条消息。今晚十一点，在早上那间教室。对于这个时间地点式的联络内容，齐思钧熟识得差点感恩戴德。多亏郭文韬，经此一役，现在就算蒲熠星让他在刑法课上夹跳蛋，他都不会有多一滴汗要流了。

白助教会在两节课间的十五分钟里到楼层单独的教师休息室抽烟，齐思钧谎称接点开水，端着杯子猫在里面。他没想好后招，眼前被道白光一晃，定睛才看清是人家递了烟盒子过来，问他要不要。齐思钧接了，火机跟在里头，烟还剩一根，他正咬着滤嘴和滚轮较劲，听见头顶几乎怜爱的声音：“你想说什么？”

他落了圈套了，养成习惯的人不会要别人的最后一根烟，意思不好；点火不记得往嘴里吸气的，就更没有了。齐思钧悻悻地把打火机还给他，叼着细支像叼个棒棒糖，他是那种乖巧的笨学生，广施温存雨露，沾水擦掉一点自顾不暇的丑私。世人从他苦心经营的运行轨道上打马而过，只消轻巧一瞥，就能把他统统看明白。

“也没什么，问问实习名额的事。”

“马上不就知道了？”

学院在校本硕生统共一千多人，八成以上要上撒老师的课，助教手里的花名册是整齐装订的商品条码，数字可能提供功能性准确，不附赠人文关怀。哪怕只在研一刑法方向班的三十人里，他也怀疑白敬亭是否记得住他姓名。或许真的是最简单的算法，综合分数与课程实践，剩下百分之十看脸。无论如何蒲熠星在骗他。白敬亭怎么可能对他听之任之，这第四纪冰川贮存下来的一块雪。明知受骗，那根蜘蛛丝吊在眼跟前，齐思钧仍要伸手去够。凭他如此侥幸，蒲熠星这种魔鬼才能寿比南山。

“该不会又是蒲草吧，学霸。”他真心实意地咧开嘴，心思被弯起来的笑纹缝得紧密。“就不能给我们这些卑微的后进生一点活路吗？”

“死活都是打白工，怎么还带抢的。”

“我不一样啊。”齐思钧说，“我喜欢撒老师。”

白助教扭过头看了他一眼，齐思钧意识到他从他脸上认出了人；无数的人。崇拜一个年上的权威，将信仰、理想、人生选择、个体价值一口气托付给他，他一日不背叛他们的信念，就将一日确保他们安全。一种操作便捷的理财方案，只要注意运用足够真诚的包装。但在那个时刻，那个壮烈感支配他生命、几近凝塑成第二根脊梁的关节点，不能要求齐思钧完全理解这些。

白敬亭点点头，说是这样，原来如此。“好像你们挺多小孩都很喜欢撒老师。”

他通常想象那个人很远，尽管事到如今。大学每学期有普法学习周，学校不辞跨区地请友校法学教授来开讲座，齐思钧起初为了公课算分报的名，到头来一场不曾落下。他做青少年的时代没经历过书上写的那种好老师，等遇上撒贝宁了，就觉得他是从书里走了出来。他像个迟到的信徒，在撒老师的讲桌底下搭了巢，听他明快地讲解国内外的司法体系，分析犯罪诱因及打击犯罪的制度必要性，反对家暴，关注在社会的很多层面上都孤独的儿童。一个希伯来书式的愿景向齐思钧展耀开来，他给他训示，则聆听，给他箴言，就诵读。当他召唤，他就要应诺：我在这儿。更早时候的齐思钧没有过偶像，现如今为老师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让他自己也似乎异常崇高。他从过去一种麻木的浑噩中挣脱，走到阳光底下，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影子。他无法和那种新鲜的自我共存，初次见面，所以还相当陌生。他想用剩下的青春来疾跑，奔向那人所在之处。

但蒲熠星说：这恐怕不是你真正的理由。

临赴事务所的前一夜，他们本没有约会，蒲熠星往后有二十年来的庭审记录和上诉材料要整，只能提前赶完未来一周内可能要交的所有作业。齐思钧未经要挟地到他宿舍探望，甚至拎了碗小馄饨，在路上已经自暴自弃：我怕不是被蒲熠星下了蛊了。他忽获假释，陷入囚徒困境，首先不是想对方有多穷凶恶极，而是自己为什么能活下去。他那副贤妻良母的德行往门前一站，没瞎的都晓得他来路，蒲熠星室友拿书一挡脸，说我去趟图书馆。蒲熠星等人走远，自顾自笑了一茬，才招呼齐思钧：你来干嘛。口气啊眼尾啊，都松松软软的，烤箱打个两百度能起酥。齐思钧给他冷不防缱绻一下，犹如被捅了一刀，赶紧说：我就看看你死没死。

蒲熠星瘫在垛似的刑事诉讼原理与刑法分则上，毫无攻击力。“快了，你盼着吧。”

“那也别死这里，我说不清。”研究生寝室没比本科大多少，多个阳台和独立卫浴，齐思钧瞟见洗衣机上头插了个电磁炉，无法构建蒲熠星洗手作羹汤的情景。“你把馄饨吃完，我走了。”

蒲熠星嘴里含着塑料勺，语言有点黏糊，“你别走。”说这话时他没抬头。

齐思钧立住了，原地停了半晌，转身回到蒲熠星旁边，坐在桌子一角。法学生的书柜都像是团购的，成排红封文条，整套周光权，脊脚密密麻麻的人民法院出版社。再上层摆了松本清张、钱德勒和奎因；新星出了八十多本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儿的并不算全。他钻研又钻研，视线慢腾腾地下移，盯着蒲熠星软绵绵的发顶，那里有个逆时针的旋；摸了好多次了，没仔细看过。利维坦还是谁，说男同性恋更可能是逆时针的发旋。齐思钧手探到自己头顶上，比较茂密，没摸出来。说明蒲熠星会比他秃得早点。他暗自缺德，蒲熠星突然摆过脸，推了推眼镜，说你别看了。

齐思钧觉得有点好笑，“不让走还不让看了？”

蒲熠星捂住他眼睛——这动作太顺利了，都用不着算——借势起身又亲他的嘴。齐思钧被他玩熟了，一时没生反抗念头，只愣了愣就攀了上去，手指胡乱插进刚刚看了半天的头发里。他背部硌着书，姿势不舒服，亲了两下想溜，让蒲熠星扣着手腕逮回去。这肯定哪里不对。齐思钧斜睨到蒲熠星电脑屏幕的论文页面，想提醒他先保存。好像也不是这里。可是蒲熠星太会了，那个舌头，在他嘴里勾一圈，他腰都软了，脚腕子腾空晃了晃，自发似地上下蹭着蒲熠星的腿。他从满脑子黄色废料里艰难抽出一丝神智，揪住蒲熠星后颈子肉，用指甲一掐。蒲熠星吃了个痛，松开口，不解的样子特别像个动物。齐思钧清了下嗓子，贞洁烈女一般神色：你本来没约我，我不用陪你做这个。“你明天一大早还要去给撒老师干活呢。”

蒲熠星想了想，理出他的逻辑：“你不想做影响撒老师的事。”

“我是为了撒老师才和你上床的，事情不是这样吗？”

蒲熠星几乎有点意外，但迅速笑了起来，露出几颗白石榴籽似的牙齿。他抿了抿嘴唇，摘下眼镜，用一片衣角擦拭。这是个思考的架势，意味着他准备提个正儿八经的问题。齐思钧扣着手等待他。他听见他问：你为什么会喜欢撒老师？

齐思钧答道：他很了不起啊。随即用三分钟时间简述了一遍撒老师四十年来为律法界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大学生涯给予他的鼓舞。蒲熠星抱个胳膊站在那儿，听他这番演练过不下百遍的陈词，最后说：这不是理由。

齐思钧沉默了，放开原先交扣在一起的两只手。一阵，他恍如被抽掉了几根支撑的骨头，不得不抓住蒲熠星书桌上方的床架来稳住身形。他没意识到自己松懈了下来，表情完全稀释了，像某种会流淌的液体，那些抛过光的笑容与朗然的决意，他赖以生存的漂亮手段，统统缴械一般销声匿迹。他变成一个梦呓的人，娓娓地述说一段平常往事：那天我去签到，帮我没到场的五个室友写名字，写到第四个左右，我的笔没水了。撒老师在旁边，和讲座的负责人说话。他看到我，认得我，他走过来，看见我签了四个名字，笑了一声，然后借给我他的钢笔。

他望向蒲熠星，那个眼神缺乏伪装，光彩夺目异常。“我那时候觉得，世界上不会有比他更好的老师了。可能吧，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蒲熠星保持着方才的微笑，朝他走近。他伸手摸了摸齐思钧的脸，力道非常轻，像鼓励，对他的诚实；亦像哀婉，对他的不设防。他们第一次进行交谈那日，蒲熠星几乎以全然相同的立场和姿态，同样如此出现在他面前。一种熟悉的危机感立刻回到齐思钧身遭，形成一股细微的电流，一跳一跳地窜爬着他的脊骨。他警惕地握上蒲熠星的手：“你说好不做的。”

回应他的是蒲熠星在他脖子侧面咬下的重重一口，绝对用了杀人的狠心，齐思钧痛得大叫起来，使劲想把蒲熠星推开。但他的位置很为难，蒲熠星下了力气，彻头彻尾将他箍在书架和背面的墙板之间。他带来的饭盒打翻了，汤水洒了一地，齐思钧手边是蒲熠星的电脑，让他分了神——这个生死存亡之际他竟然还在想不要让它进水。蒲熠星腾出手将屏幕扣了，同时一条腿压上来，直接顶在齐思钧裆上。他噎了一句脏话，企图效仿用腿把蒲熠星蹬开，然而后者快了一步，含住了他的耳尖。

“我反悔了。”蒲熠星说，呼气是热的，让齐思钧耳朵昏成红色。那条舌在他的耳廓和耳眼游走，亲密又危在旦夕。“还是你更想跟你的撒老师做这种事？”

齐思钧依照约定，十一点钟去了教室，蒲熠星坐在上午那个第一排的位子上，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离开过。他们临走前的告别并不体面，称得上犯罪，只要齐思钧动了歹念，可以把这事从始至终说成指控，治蒲熠星一桩大刑。但蒲熠星坐在那里，不为其他缘故，仅仅是在等他。他听到门响动，朝齐思钧的方向望了望，黑暗里很难看清来人的面目，故而他更像在找他。就这一眼，齐思钧心软了。这是场交易，如他一直认为的那样，明天之后他们好聚好散，至少没落个始乱终弃的下场。

他唯有最后一件事，还需要在今晚弄明白。

齐思钧走到讲台前方，蒲熠星正对面，故作轻松地说了声嗨。他走姿有些古怪，蒲熠星却没注意到，眼光呆呆的，尽管还放在齐思钧脸上，总好像对不准一样。齐思钧过去把他眼镜扯下来，他也没恼，就是焦点更飘了，冲齐思钧傻乎乎地呲了呲牙。蒲熠星喝酒了，还喝多了。思及二十年前那案子改判的事，齐思钧反应过来：“你刚从庆功宴回来，是不是？”

说到撒老师及其麾下那波同僚的酒量，齐思钧曾在某次学术沙龙之后有幸领教过。要非他精神力量强大、不肯在撒老师跟前丢面子，或者说要非他是个山东人，可能连那天的记忆都不会剩下。而蒲熠星还能完好无损地坐在这对他傻笑，可见其经验道行之深厚狡诈。才十一点，他说了什么好话得以脱身，还从白助教手里拿到了钥匙？一想白敬亭可能知道他俩在深夜无人的教学楼里干点有的没的，齐思钧不禁觉得脸臊。蒲熠星两个手托着下巴，小孩似地盯着他看，教室没有开灯，窗外的光匀出一些贫瘠的字节，只能微微笼罩、而无法完全照亮他。幸好他白，袖口伸出来的部分，领口伸出来的部分，脸和瞳孔，都是光源。齐思钧摸了摸他额头，摸到一手冰凉凉，便恍然颔首。飞蛾扑不来这种火，冷的。

蒲熠星喊他：“齐思钧。”他们上课都是长条桌子，很矮，手一撑就翻过来了。所以蒲熠星确实翻了过来。齐思钧条件反射地向后躲一下，免得被撞到，结果让他误会了。蒲熠星忙不迭拽住他衣服角，不知所措的，张口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但齐思钧听懂了，“我不走。”说完这个，他欠蒲熠星的东西就算还完了。

蒲熠星搂住他，在他脖子附近吸吸嗅嗅的，手底下当然没闲着，捋着他后背，一点点往下挪。他准备了点花样，是给蒲熠星留念的，虽然不大确定人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没有消受的福气。齐思钧有些久违的紧张，特别是在蒲熠星的手掌钻进他裤子之后。脊柱、腰窝、尾椎、臀。最长的中指指尖随时就要碰到。齐思钧感到蒲熠星顿了一下，嗓音带点儿酒后的哑，湿淋淋地绽开在他耳边：“这是礼物吗？”

齐思钧发誓他下一次做爱，或者恋爱，管他什么，都绝对不找聪明人。“你想自己拆还是我来？”

蒲熠星不紧不慢地把手抽开了，除了眼底那点不能被自主镇压下去的贪婪，这做派几乎称得上端庄。他摸索齐思钧胸部半天，没找到纽扣；齐思钧今天穿一件连帽卫衣，是不打算脱的，急忙忙拉着蒲熠星手向胯间拉链放，哄声讲：是这里。但蒲熠星拽着他胸前那两条帽绳，迷茫地瞪着他。“先这个。”

齐思钧不肯。“这个没什么，在底下。”

蒲熠星说，我要你脱这个。

齐思钧没辙了，他不能和酒鬼讲道理。他就迟疑这一小会儿，蒲熠星便拱上来了，拿鼻尖亲亲嗌嗌地，蹭齐思钧的下颌角和嘴唇。也不知道从哪里学的这样撒娇。齐思钧受用得紧，简直没有原则，他推了推蒲熠星，把上衣从头顶拽下来。他米色的胸膛，胸膛上褐色的两点，以及柔软的肚子，百无禁忌地盛放在蒲熠星眼前。他一直觉得自己腰上有肉，不好看，到这个地步还企图拿手臂捂住。可难道蒲熠星会现在开始嫌弃他吗，他没拿眼睛把他扒光都不错了。“下面也要。”并补充说明，“不许遮。”

齐思钧只好脱掉裤子，他给蒲熠星的小心思在这一刻露出全貌：他穿了一条女式的、两边系绳的那种缎面内裤。粉红色的，裆部那块布只有窄窄一片三角形，别说蒲熠星不许他遮，他根本什么都挡不住。齐思钧曾下身中空地被蒲熠星玩过，在宿舍穿上的时候都不以为有什么，当下蒲熠星对着那里，看得眼神发直，他终于顿悟——这男人日复一日变本加厉，可不都是齐思钧自己助长的。

他姗姗来迟地头皮发麻起来，正要抽掉那根绳，蒲熠星眼疾手快，把他捉住了。”这我来。“

齐思钧恨得杀心四起，非常想就地提裤走人：“你他妈究竟醉没醉？”

蒲熠星咬着他一边乳晕，两根手指拎着那块布料，轻轻提了一提，齐思钧里头那东西沉甸甸地掉出来，露一颗干净的堪称羞怯的头。他拿大拇指指腹去顶，便汩汩地吐出水来。“你猜。”

“不猜！你快把它脱了。”

他准备得如此煞费苦心，要这么轻易就脱掉了，那岂不是蒲熠星太不解风情。蒲熠星伸出舌尖拨弄挺立的乳珠，用唾液把它濡得透湿，手掐着齐思钧腰间软肉，仍然不懈地玩着其侧摇摇欲坠的绳结。这种女式情趣内裤的设计非常巧妙，只有一根聊胜于无的细绳卡在臀缝中央，前后拎几个来回，从会阴到穴口都能被细细地研磨到。像齐思钧这样天赋异禀的，隔着内裤都透出水汽了。他扬起脖颈，不能抑制喘息，手揉着身前人肩膀，口吻接近央求了：“蒲熠星。”他自己做过润滑，第一次之后从来如此，到底怕了那一回；屁股后头挤着黏黏白白的一片，本来就是松的，教蒲熠星这么亵玩，小穴张弛得厉害，兜都兜不住。蒲熠星好心给了根手指它吃，被吸得快要拔不出来。他不用看就能摸到，那些说不清是不是只有润滑液的东西被他遏住了一部分，另外的正在不断往外淌。蒲熠星呼吸快极了，阴茎贴在他大腿上用力地摩擦，硬得像是要撞破裤裆。但他仍然在忍。“齐思钧，你漏水了。”他抬头，把晶亮亮的手掌给齐思钧看。“怎么夹不紧呢？明天撒老师来讲课，地上都是你的水怎么办？”

齐思钧快要羞耻疯了，可能蒲熠星也疯了，拿撒老师说这个，要他以后怎么见人。“你……那你不知道拿东西堵一下？”

“拿什么堵？嗯？你说用什么堵得住？”

他哪里不晓得蒲熠星想听什么？可说不说得出口是另一码事。齐思钧浑身抖着去扒蒲熠星的裤链，想把那玩意儿掏出来救火。他费了一番功夫才意识到应该先去拉掉蒲熠星的裤腰，而蒲熠星就这么看着，明明在抱他，却连个忙也不帮。齐思钧一时恼羞成怒上头，陡然激出一阵委屈，他说蒲熠星，我操你妈，你做个人吧。说完泪水全堆到眼眶里，天知道他用了多大努力没让它们流下来。“我最后一次给你操了，你能不能对我好点儿？”

他一丝不挂，而蒲熠星衣冠楚楚地在那儿，连头发都没乱，因为他都没机会抓。他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一丁点底气，就在刚刚，也全部押上了。

蒲熠星撑在他身后，用一种他当时根本没搞懂的神情，直直地看进他眼里。良久，他把自己外套解了垫在讲台上，然后把齐思钧抱了上去。齐思钧蜷着手脚，全副英勇就义的武装，但蒲熠星一边解开那根绳、把湿透了的内裤从侧面褪下来，一边从胸口开始亲他。先是两粒乳首，再是肋骨和腰，一点一滴，涓涓地亲到大腿根，在那里嘬了一枚小小的红印子。他没忍住，可耻地呜了一声。后头又在流水了，全沾在蒲熠星衣服上，要是这被他带回去洗，还的时候又要见面，那该怎么办。他一见到蒲熠星，就会想起自己被对方一层一层操开的场景。

齐思钧没脾气了，一勾腿环上蒲熠星腰，低头脱他裤子。蒲熠星薅着他后脑勺一丛头毛，低低地咬耳朵：不气了？齐思钧说：不气了。蒲熠星说：我哄好了？受宠若惊似地。齐思钧说：你哄好了。说完打他屁股一下。蒲熠星说：哄好了又打我？齐思钧说：去你妈的，戴套。

他被擒着膝窝挺了进去，蒲熠星裹着橡胶薄膜的老二一股子香精味，在湿软的穴道当中深深淹埋。讲台面窄，齐思钧半个身子吊在外头，深的时候还撑得住，一抽出来就像要失重；又被拳拳到肉地顶弄，爽得憋不住呻吟。刚才又哭又闹又叫的，嗓子彻底劈了，每一声既沙又软，像滚满了酸粉的果汁糖。蒲熠星给他骚得快泄了，忍无可忍俯下身，把那上下两张嘴都堵上。

齐思钧拍打着他的背要求新鲜空气，一被松开又说上了：“我……我怎么前面一点动静儿都没有？”就凭蒲熠星直行直过的效率，他前列腺都要爽穿了，却迟迟不出精。他自个儿动手摸两把，硬得够呛，吐的全是透明的前液，被他胡乱抹在蒲熠星背上。

蒲熠星没留丝毫情面，就手把他身底下衣服往他腿上一带，都快湿完了，汗和别的，黏在皮肤上就下不来。“你说呢？全从后头出去了。”

齐思钧被他一激，从喉咙里挤声道：蒲熠星，你变态吗——随即颤巍巍地射在了自己手里。他高潮来得陡折，屁股猛地就咬紧了，对蒲熠星打了个冷枪，让他只来得及“靠”一声，声调拔高了一个度，隔着套子交待在齐思钧里面。齐思钧掐住他的上臂，死死地掐，穴壁烫得像能把蒲熠星的形状印下来，每一簇弹跳，每根高涨的肉筋。他发出一个小小的“啊”，后半截是生吞下去的，他不允许那声音从自己嘴里发出来。他连续高潮了，靠精神而不是生理快感，因为蒲熠星。

蒲熠星用两根胳膊搭了个桥才捞住齐思钧，没让他从讲台一侧摔下去。他是慢慢、慢慢把他放到地上的，他们连在一起的部位顺着这个动作脱节。蒲熠星突然有点好笑地说，齐思钧，你确实是个很自私的人。

他撞见一双与初交锋时同样惊诧和恼怒的眼睛。

蒲熠星从办公室出来，带着一个被提前告知的新名字。他师父说，这孩子很不错，好几年前我见过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改了名，我现在才认出来。蒲熠星跟他师父的交情可以算很长远了，要追溯到他还不会被称为撒老师的更往前；也正因如此，对于做他师父的学生这件事，蒲熠星很难作出什么特别的感言。他走进教室，按照学号对应的座位，找到靠近姓名为齐思钧的那排过道。五，四，三，二，一。他碰掉了那个笔记本。蒲熠星连声说，不好意思。他俯身捡起来，读完掀开那页的第一行字。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逗逗你。”

这件外套大概率是没办法穿了。齐思钧这么想着，心安理得地将它拽到地上。他卫衣买得还行，够长，一拉根本看不出底下是个什么淫糜景象。蒲熠星更了不起，除了兜里揣了个结扎的套，哪哪儿都没脏。他们破事儿干得多了，逐渐有了战地经验，事后狼藉相对两无言的尴尬情形，基本还没有出现过。

“其实我都没真想过。你太好玩了，我当时还想，没有人会因为这种事脱衣服的。但你开始脱衣服。”

“那是我高估你了。”

从讲台正后方望过去，教室像一个微型足球场那样赤裸，当它填满人以后，想见可以看清每个学生的每一张脸。他们对于他没有身份。他身列其中，和所有人坐在一起，仿佛是长途跋涉过，疲惫而自顾不暇。他看见蒲熠星也在那里，离他不远处，只隔几个座位，看上去很平凡，很陌生，世间新造的某一个男子，又或许是任何人。但他伸出手，像小时候用粉笔丈量一幢窗户外的楼房，让它们平齐，他笔直地伸着胳臂，将蒲熠星与自己划连进同一条阵线里。

“我还想过你为什么选中我，那么多崇拜撒老师的同班同学，那么多嫉妒的人想要你的位置。结果你告诉我，并不是你选的。”

“那你以为呢？”

“我？我以为你喜欢我呢。你确认不是喜欢我吗？”

”不是。“

蒲熠星一动不动，模仿一尊古怪的石像，他常常用这个态度惠顾众生，观世音不自在，免得教人看出他也会患得患失。反而是在他不经意的时候，某个场合成排的队列中，不说话，目线笔直地观看地面，置身于人类当中，既不特殊也不那么美丽的一个，兀自笑起来，令人一见难忘。他还没有见过那个样子的蒲熠星，类似从未见过月亮的背面，但他猜想得到，一如能想象阳光普照如何填满一串整齐的山丘。他可以跟随那个指引，走到更崭新的地方去。

齐思钧站起身，两条笔直光裸的腿骤然伸长，一步步逼近快要把自己嵌进墙缝里的蒲熠星。“你再嘴硬？”

他果真如临大敌。

完